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 悼顧汝德教授 (1938–2020)

梁潔芬

[編者按：顧汝德 (Leo F. Goodstadt) 於4月24日在愛爾蘭都柏林離世，享年81歲。他是一位虔誠的天主教徒，前港英時代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同時亦是享負盛名的學者，曾撰寫多本以香港社會為題材的著作。他亦曾服務於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和聖神研究中心。自八十年代起，他曾為本期刊多次撰寫文章，探討中國社會政治實況，以及社會與天主教會信仰的互動。]

這幾個星期，香港人忙於應付大難臨頭的《港版國安法》，悼念顧汝德教授 (Leo Goodstadt) 的文章不多，但很多人短短的三言兩語中，憶述他從 2005 年至今已譯成中文的四本著作是深入討論香港政治經濟問題不可多得的巨著。這就是「官商同謀」、「富中之貧」、「嚴防金融海嘯重臨」和「失治之城」。這四本英語原著全部被翻譯成中文。這些是評論 1997 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四任特首內的施政。

末代港督彭定康 (Chris Patten) 是他的上司，評論他的政見時說：「Leo 是一位傑出的經濟學家，具有深刻而富於想像力的社會良知，部份源自他的天主教信仰。…他為社會政策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

社會政策旨在將香港的繁榮傳播給更多的人。他對各級住房、醫療保健和教育特別關心。」¹ 顧師在這些政策上偉大的貢獻，筆者沒有資格評論，因為我並非經濟學者，對香港政經問題沒有深入研究，但對彭督，評他的社會良知深受他的天主教信仰影響，深有所感，非常共鳴。姑且對他在生活上「敬天愛人」的一二瑣事，作為彭督對他評論的註釋。

早於在 1980 年認識顧師了，很巧第一次到他的藍塘道的住宅和他見面，當時我在他家門口的附近，遠遠見他幫助一名拾荒老婦，共同推一輛滿載廢紙皮的手推車上斜坡到附近的收集站。完了，他招呼我到他的家，在未開始教學前，他先解釋他愛德幫忙的意義。他說：「假設我寫了一大堆的研究文章，這些東西不能讓我上天國，只有愛德能使上主憐憫，給我升天堂」。他教學的開場白，非常另類，我不經意地但常放在心上。以後從不同的機遇，在生活裡相遇時，在點點滴滴的小事上，見他的信仰和生活關係中流露出上愛天主下愛眾人的行為。例如，那年金普仁神父（Luigi Gambaro, PIME, 1924-1997）患重病住嘉諾撒醫院，顧師差遣正在唸中學的兒子，課餘後盡量多花時間去陪伴和服侍在重病中，曾當過他們副本堂的神父，直到他離世。

1 Gary Cheung, "Leo Goodstadt, top adviser in Hong Kong's pre-handover government with a 'passionate interest' in the city, dies aged 81,"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5 May 2020. <https://www.scmp.com/news/hong-kong/politics/article/3083004/leo-goodstadt-top-adviser-hong-kongs-pre-handover>.

還有他對在家中多年幫忙家務的影姐，待她如家人一樣。顧家於 1997 年離港到都柏林暫居，而影姐亦回珠江三角洲的老家退休。幾年後，當顧師有機會來港作短期逗留進行研究時，他差遣兒子從大陸將影姐接到香港，把她安置在一酒店小住，使她有機會和他們全家聚舊。我問為何如此善待退休老僕，他說：「應該孝順影姐啊！是她把兒女從小帶大的。」

筆者早於 60 年代末期在香港大學求學時，和顧師雖然在陸佑堂的走廊上常相遇，但沒有打招呼，他知道我是全校唯一的修女，我也知道他是全校少數會說流利廣東話的外國人。1980 年位於聖神修院內的聖神研究中心剛成立，當時中心各人連主任湯漢神父（後升任樞機）在內，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政和外交，以及執政的共產黨的公共行政，認識不深，一切從頭做起，邊做邊學。筆者在中心負責搜集資料的工作，而他在聖神修院的哲學系，一學年開一課有關「宗教政治學」，全部課程是從政教關係的角度，去解讀保祿書信和宗徒大事錄的內容。筆者很想知宗教和政治的關係是什麼，很想去聽課。要作旁聽生，必先得教授准許，記得在課室門口問他的准許時，他反問為何要聽課？他准許筆者聽課了，當時的學生有一大群是慈幼會的修生，由韓大輝神父（後調升總主教在教廷工作）帶領，乘九座位的麵包車從筲箕灣來上課，教區方面的林祖明神父和伍國寶神父等都是聽過他課的學生。

第一堂課課後，顧師自動告知筆者，他可以每週兩個上午到聖神研究中心幫忙，湯漢主任得知消息當然高

興，有資深的中國問題專家仗義服務，是天賜的禮物。他在中心時，在門常開的辦公室閱讀或寫作，有人詢問，有問必答。筆者問的是中國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基本知識：例如，人大、政協、黨代表大會的分別、三中全會、政治局常委是什麼？為何憲法上有「宗教自由」，但毛時代可以逼害宗教？等等。總之，他能解答在大陸報刊上，我們所遇到的疑惑，顧師真是「會走路的百科全書」啊！他不但是筆者中國研究的啟蒙老師，也是聖神研究中心最初成立時的支柱，在中心的路線上和取向上，相信他和主任有多次詳談，對天主教的價值觀，他是不惜代價勇於維持的。中心嘗試出版的期刊《鼎》，最初屬半研究性和半資訊性的大眾學報，目的是朝向研究性和學術性的方向走。他把在外界發表的學術文章，將它簡化濃縮成大眾化淺易能讀的文章，給《鼎》發表，以示對刊物的支持。這樣維持了三五年，到中心的工作和《鼎》可以不用攙扶而自成一家為止。

另一方面，顧師一生是風雨不改的每朝去望彌撒，住跑馬地藍塘道時，到聖瑪加利大堂，每次他總坐在聖堂最後一個固定的位置，有一次，有一教友見他虔誠的態度，以為他是神父，請他聽告解，他回答說：「I wish I were a priest」。事後問他做司鐸的問題，他認為司鐸的能力最大最獨特，他不但可以以把天主聖子從天上請下來隱在餅中，而且握在手裡，世上有誰可以？連皇帝和總統也不能。

到他擔任香港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1989-1997年）時，寓所搬到麥當奴道，他到花園道的聖若瑟堂，

或堅道大堂望早上七時彌撒，所以到主日這兩間聖堂門前的角落，是我和他見面，向他詢問問題，聆聽指示的地方，彌撒後 15-20 分鐘後是重要時間，我們談話時間不能太長，所以除了學術以外的事，沒有說半句閒話的機會，老實說我沒有到過中央政策組的辦公室，未與那裡的人謀過面。但從大學裡資深同事之間聽到有關他一些傳聞。他應付新聞記者，是有一手，縱然新聞記者有死纏爛打的本領，纏了他半天，只是被顧師帶他們「遊花園」，²得不到丁點內幕消息，他們說：「這個魔僧真厲害啊！」³但在我的心目中，他絕不能與那滿腹陰謀，在沙皇身旁出盡鬼主意的魔僧相比。他敬天愛人的生活，努力為末代港督為香港平穩過渡努力出謀獻策，為大眾民生謀福利，與亨利八世時的宰相 St. Thomas More 身上發出令人欽佩的美德，沒有多大分別。

可能我被他訓練到不敢去聽隱私，不去挖人家的私事，所以我詢問他的是黨國大事、中梵關係的竅門、研究工作的方向等，他主動侃侃而談，傾情相告，他在不同時段給我指出一些基本的問題，要避忌什麼人和事；例如：中國與天主教會的不和，基本上是權力的衝突問題，國際共產主義的流派，歐洲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之分別，梵蒂岡有專家認識蘇聯，認識歐共，但沒有專家去真正了解中共，這說法與在港左派的評論員，認為大陸的政治是少數人能讀懂的「無字天書」之說，不謀而合。

2 遊花園是傳媒人採訪時的術語，即受訪者說了一大堆美麗的話但不達中心思想。

3 「魔僧」是顧汝德教授的外號。

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說：「人的一生就像一場戲，只有落幕後才能判斷這場戲的好壞」。顧汝德教授在世上這場戲已落幕，和他在業務上有交往的學者和政界人士對他這場戲，各種的判斷將陸續出現，他對香港問題的認識上，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真是一代人物也。筆者因工作纏身，既未有時間深閱他的經濟著作，亦未聽過他在高層會議上滔滔雄辯他的政策見解，但經四十年的在旁靜靜觀察，他的信仰、生活和學問是渾成一體，能在平凡中顯得不平凡，與在港英時代的各級高官相比，真有不同的味道。他雖遠去，但遺下的馨香，歷久不散，仍在認識他的故舊間縈繞著，可以說：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